

惜抱軒尺牘

格苑軒尺牘

惜哀先生尺牘卷五

先生與用光書最多今分爲三卷而以家門數書冠

具首

與陳約堂

前月獲侍須臾旌旆遽發方切企仰郎君至復荷手書存注又詢知近履萬福無任欣忭德門多才家學累襲當爲四海不多觀之族而郎君之來此者則又仙芝琪樹之尤盛者也雖鄙夫得見之爲心志怡懌者累日況撫諸膝下者哉顧以衰年陋學無所發之求馬於唐肆真使虛

此行造耳愧赧愧赧見會榜錄知賢姪孫獲雋
英少鵲起欣賀曷任漸熱伏惟慎護茲因郎君
行還埵候不宣

久別相思甚切九月間賜書肅在江甯未及接
讀頃始見鈔稿具審垂注又荷俾郎君校刻鄙
文感荷之餘彌深愧赧矣卽吉之後里居自爲
上策今之時事難於肩任識必及之矣第恐事
勢迫人有不能不憂嬰簪組者耳秋闈犬子倖
得與名甚爲逾分今將其硃卷上寄求教郎君

遠大之器蹇蹶未足憂竄明歲固仍居鍾山可
以聚居但無以益之耳賤狀近悉如常惟老態
日增矣冬寒因使率候近祉餘不具

三月杪郎君抵江甯敬審起居萬福接手書見
推太過愧赧愧赧又荷寄隆儀益增愧矣郎君
在此於竄真成家人雖淡泊而安恬之甚所嫌
竄骨臆淺陋恐無以副其千里來從之意第傾
其所有以與之而已聞伯母大人佳城已定而
時日不合稍展復土之期石士不能記其山向

有人來望寄知也聞吾兄彈冠復出之志尚在
進退之間竊計近日宦途愈覺艱難裹足杜門
未可謂非善策但里居亦大不易苟非痛自節
省痛改潭府積習則其勢不能久居有迫之而
出者矣想吾兄亦必籌計及此然毋乃有牽係
俗情不能自克者乎竊賤體衰憊然較往簪接
對時不甚相懸不知尚有再晤之日否朝夕慎
護率報不備

前月得手教具審近祉爲慰吾兄精神猶健出

而宣績勤民亦其宜也但不知擬的於何時赴
都門邪郎君在此一年愧不能大有以益之自
是日進於廣大亦復在其自拓耳竊舟行歸里
必經大江石士自以由浙回家爲便故不可同
行也承命書伯母大人墓志拙書不足觀彊爲
之耳而江甯刻手甚低故令攜至蘇杭乃上石
耳竊同鄉章淮樹觀察於選擇一事實爲精造
故煩爲伯母擇大葬之期定於明年臘月廿二
想賢昆季便可遵之不須更移動也吾兄若再

臨敝省則竄猶得藉以瞻對不則恐將終身睽
隔矣臨書悵悵無以爲懷朝夕惟係重餘不宣
起居伏想佳勝企念甚切而無由接付也目今
寶眷已全至署抑尚有畱居府第者不豫中盜
警固不至陳然辦理軍需當所不免勤治公事
暇豫當亦希矣不知此日已得清了未邪弟今
年三月來江甯一切麤適惟老態日增耳安徽
江西一路時和年豐米價大賤此則吾兄與弟
等所共快者也東浦方伯甫去安慶而石君先

生又內擢蔽鄉殊悵失此兩賢而汪稼門之離
貴省亦當以爲惜也朝夕惟係重千萬率候不
具

使至接讀賜書敬審起居萬福爲慰知今冬當
有 覲見之事荷 恩褒擢理必可期冀旌
旆再莅江南俾弟得因復瞻對乃所大悽耳諭
作藏書樓記擬成一稿呈閱未審便堪用不知
新城辦大葬事已成以尊府世德沒之天道其
必爲佳城無疑耳肅近狀亦尚與曩管相似惟

精神日短故老態也承厚誼過重極令人慙率
復并謝不具

聞去冬述職入都今歲始歸今想旌麾已返陳
郡矣遙想興居當增佳勝冀擢任江南庶再奉
言笑耳弟近狀亦稍適但暗添衰憊惟自覺知
吾兄與賤齒正同其健慢或猶勝蒲柳姿邪令
郎世臺本將入都途中聞停科場之信今擬偕
弟且赴江甯讀書弟甚愧其志懼薄劣不能爲
之益耳茲因其遣家人問省左右時候近祉不

具

使至接讀惠書敬審起居萬福爲慰又知二世
兄籤掣第一榮授甚速尤爲可喜至于近時任
官當新故接續之交多有不易辦理之處吾兄
當小耐之亟欲擺脫而去恐未易言也江南官
場亦甚窘趙觀察至將署中家小盡遣還里以
免累亦良苦矣賤狀尚如往昔承賜多儀愧謝
愧謝今因使還附呈拙書四幅不足云清玩聊
以見千里面目而已漸涼惟珍重不具

使至得賜書并以犬馬賤長過蒙厚誼豈勝感荷也今歲碩士獲捷良爲可喜推其行運宜聯步南宮矣知其奉命卽于今年進京誠爲得計吾兄解組之時卽賢子升朝之日于進退之宜不亦兩得乎竊賤狀尚復如故來歲移主敬敷書院此小人懷土之利耳茲坵使還敬謝兼候新社不具

與陳果堂

竊與五兄雖未奉顏色狀風聞風誼託神交者

久矣去歲令姪石士過皖承賜書展讀欣忭無
既但自慚庸陋見許乃過重耳又承寄示諸經
刻齋生平自審以癡妄故迷失本心求得一二
繫驢橛冀以自救而仍爲習氣所牽終無實得
今因嘉惠迺更增媿悔願與五兄相望于數百
里間其爲策勵耳頃爲賢子作墓銘成味不能
佳以明區區相重之意而已謹錄呈閱之此地
竟無埒書新城之便乃由都中石士處轉寄可
謂迂途矣日幸珍重不宣

復陳鍾溪

想望清光久矣南北睽阻不獲一見邇者閣下
持節視學江東計按部必至江甯固私欣可奉
對矣而閣下又先惠書來辭意淳厚推許過優
讀之愧悚鄙陋耄昏惡足以副閣下望哉閣下
所云文足以覘士行者是也夫士誦習先儒謹
守成說者固未必盡賢也乃至肆狀棄先儒之
正學掇拾詖陋雜取隱僻以眩惑淺學之夫此
其心術爲何如人哉衡文者不能鑒別往往錄

取轉相仿效日增其弊此何怪士風之日壞也
閣下毅狀欲率今日士習使之端固當變今日
文體使之正且士最陋者所謂時文而已固不
足道也其畧能讀書者又相率不讀宋儒之書
故考索雖或廣博而心肯嘗不免猥鄙行事嘗
不免乖謬願閣下訓士雖博學強識固所貴焉
而要必以程朱之學爲歸宿之地以此覲於士
習庶或終有裨益也乎承徵取鄙著刻本今呈
上九經說詩文集各一部奉閱教之冬寒惟珍

惜齋所牌
重多福率復不宣

與陳蓮舫

希頤

鍾溪從弟四先兄觀長子

書至敬悉劉生前有欲在家讀書一年之志不知伊可就此館不竄自作書問之其字乃明東也關聘卻可遲步寄去尊照兩手卷已題繳上但不能佳耳邸鈔併繳餘明日奉造面悉不具與陳碩士

再得書知侍奉清佳爲慰驟熱遂甚疾羸乃殊畏之臂痛亦未大愈故艱作書也震川論文深

處望溪尚未見此論甚是望溪所得在 本朝
諸賢爲最深而較之古人則淺其聞太史公書
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處遠處疏淡處及華麗
非常處止以義法論文則得其一端而已然文
家義法亦不可不講如梅堯臣不能細受繩墨
不及望溪矣臺山則似於此事更遠想其所得
自在禪悅而不能移其妙於文內其時文大不
及二林居作也簡齋已歸而漑亭於此月初四
喪矣此間樸學舍此更無人甚可哀惜吳殿麟